

586470

# 十年孤劍滄海盟

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廿二章 | 萍水一面<br>寒塘虬松   | 女儿家情思魂断<br>魔尊者戏弄神丐               | (1)   |
| 第廿三章 | 天柱金顶<br>汉水泛舟   | 武当三老身罹寒冰真气<br>内方二杰只怨怪手书生         | (42)  |
| 第廿四章 | 察微知渐<br>釜底抽薪   | 为鬼为域弄巧成拙<br>消弥浩劫端在人谋             | (83)  |
| 第廿五章 | 劝不如激<br>术中有错   | 云梦心毒心狠致招祸由<br>魔僧借刀杀人反而成全         | (124) |
| 第廿六章 | 三峡天险<br>剑阁危道   | 瞿塘湍流邻舟无意瞥仇迹<br>蚕径峡谷洞天诧闻话当年       | (164) |
| 第廿七章 | 载发含齿<br>投德报恩   | 负义良朋天夺其魄自吐贼谋<br>不仁恶友覆载不容罪之胜诛     | (203) |
| 第廿八章 | 悔悟减前怨<br>毁容恨难忍 | 十万功德谆谆囑咐补修佛家如来<br>护袂情深不明偏听痛失掌门至尊 | (244) |
| 第廿九章 | 万里东奔<br>铁塔寺下   | 倦游江湖落拓<br>厌闻仇杀恩怨                 | (284) |

## 第二十二章

萍水一面 女儿家情思魂断  
寒塘虬松 魔尊者戏弄神丐

原来那大汉刀刃尚距张天保颈项一尺之远时，谢云岳已飞身涌出，闪电之间，一掌推去。

谢云岳掌力雄浑凌厉之极，那汉子怎禁受的起，当时惨叫一声，身躯被掌力震飞甩向十余丈外屋面之上，登时死去。

当下谢云岳面若罩霜，寒声道：“大人，此处非办案之地，还请回衙，小民随行，辩明是非。”

知府惊得面无人色，一闻此言，正中下怀，答了声：“好”，勒转易头。

谢云岳命张天保相随同行。

到达府衙后，知府升堂而坐，谢云岳微笑道：“请大人回避左右，小民据实相陈。”

知府正色道：“这是朝庭王法，焉可轻率。”

谢云岳望着肋下的玉蕊公子笑了一笑。

知府神色大变，挥袖撤去左右。

谢云岳冷冷地在怀中取出一物，光华耀目，遂至知府手

中，沉声道：“大人详观此物，便知小民何人！”

知府接在手中，细加审视，不禁惶恐战抖，离座而起，送还此物后，取下冠戴跪下叩首道：“不知钦差大人驾到，狂官知罪。”

谢云岳立命起身，笑道：“咱倘欲治你之罪，早该请出皇上的玉珮了，只求大人日后对公子多加管教，不可枉法胡为也就是了。”

知府闻言不由宽下心肠，谢云岳又道：“贵府可有赛时迁其人，如有，可传来问话。”

知府连声说有，快步而出，片刻之后，同着一个身材瘦小，步履轻捷，锦衣劲装汉子进来。

那汉子面色焦急，走在谢云岳面前跪下，慌悚战颤。

谢云岳冷笑道：“你可是赛时迁么？”

那汉子獐头鼠目，形态猥琐，早是吓得面无人色，闻言连连叩头颤声道：“小人孙二贵，赛时迁本是匪号，不敢大侠挂齿。”

谢云岳冷冷问道：“这柄剑从何处得来？”说时将肩上宝剑取下，在孙二贵眼前一伸。

赛时迁抬眼一瞧，惶速答称那日在荆山峡口镇上，遇上一老一中年人及一少女投宿客栈中，见少女肩上宝剑奇占，是柄前古宝刃，乃生觊觎，在店伙送进酒舍时，暗中置入无色无味蒙汉药，不想竟然得手。

谢云岳沉吟须臾，回面向知府笑道：“贵府暂将此贼收压在监，并望贵府严加管束公子，三月之内不得外出，此后倘再闻公子持势为恶，当心贵府前程。”知府脸色青白，喏喏

连声。

谢云岳即与张天保扬长出衙，知府飞步相送。

一跨出衙外，张天保坚邀谢云岳去他家中，谢云岳推称有事，须赶赴武当，怎奈张天保坚持不允，连拉带扯将谢云岳拖至西门大街糕饼店内。

店门紧闭着，张天保敲门道：“小霞，小霞，快开门，爷爷回来了。”

须臾，门内应了一声道：“爷爷回来了吗？”门砰地开启，只见一螭首蛾眉一手执着一支红烛，玉立亭亭盈盈站在门内，双目红肿。

一年未见，张小霞变得异常苗条秀丽，眼若秋水，肤若凝脂，不禁眼中一亮。

张小霞一见得谢云岳，不禁惊得倒退了一步，她只道玉蕊公子又来纠缠。

张 张天保笑道：“小霞，你再瞧瞧清楚，是什么人来了？”

张小霞黛眉微蹙，细细地睨了谢云岳两眼，只觉象似在何处见过，只是想他不起，不禁玉靥红生。

谢云岳见状微微一笑。

张小霞只觉这笑容十分迷人，何况谢云岳英俊倜傥，不由小鹿撞胸，怦怦心跳，一颗螭首竟低在胸前，心说：“这人是谁？爷爷好没来由引来生人进入店中。”

此时，张天保呵呵笑道：“蠢丫头，往常无时无刻的将恩公挂在口中，怎么一见反生分起来了。”说着，拉了谢云岳进入内面。

张小霞闻言恍然省悟是谁来了，芳心大喜，急掩好门户，

莲步匆促向跟在两人身后。

她被一种愉悦的情绪而感到从未曾有的兴奋，这是她有生以来首次有此感触。

少女的情感有着矛盾的两面，一半是脆弱，其余的一半是无比的坚强。

她自随祖父返回原籍，途中遇见其族叔在鄂北做那贩卖药材生意，便劝他们在均州落籍。以谢云岳赠金开设糕饼店。

邯郸道上一别后，那谢云岳英俊的相貌，倜傥的风度，爽朗的谈吐，就深深印入她的芳心中，不可磨灭，梦魂缭绕。

她人长得美艳端丽，婀娜多姿，不久艳名四播，糕饼店利市十倍，到她店中市饼的人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不言可知，但她虽艳如桃李，却冷若冰霜，从不假人的颜色。

传至玉蕊公子耳中，亲往一见，果然美若天人，于是千方百计以求，利诱胁迫无所不至。

张小霞表现得无比坚强，漠然不为所动，暗中则珠泪偷弹，自恨红颜命薄，人在情绪纷中，便不自禁地想到在邯郸道上被救一幕，她屡屡忖思：“如果再遇上他就好啦！”她明知是虚无漂渺的幻想，但却又不能不想他。

此刻，她真见着了谢云岳了，可是她疑心在梦境中？

张天保去厨下张罗酒食去了，留下张小霞谢云岳对相而坐，桌上一支红烛，燃起了寻寸的火焰，微微摇晃着。

烛影摇红，四目相接，沉寂无声。

张小霞玉靥绯红，低垂螭首，口噤不能出声。

谢云岳心无绮念，朗声问道：“姑娘，别来可好？”

张小霞头也不抬，漫应道：“托恩公福庇。”语音细弱

尤如蚊蚋。

谢云岳心绪纷歧，面对着张小霞不知说些什么才好，只两眼凝视在窗外，心头忖思，去武当时如何设词觅寻乐扬品儿的下落，再一想到傅婉失落宝剑，不知忧急得成什么样子，雷二哥江湖阅历之深，仍着了三门鼠贼道儿！

一幕幕的往事，象走马灯般纷呈脑际，胸中充满了郁悒、惆怅。

张小霞盈盈起立，说是去厨下帮她祖父，捡衽告辞离去。

片刻，张天保提着一盒食走近，将酒肴取出放置桌上，独不见张小霞再出。

谢云岳只道少女畏羞，也不置问，张天保频频劝饮。

借酒浇愁，藉平胸中郁磊，谢云岳显得有七分醉意。张天保借机提出小霞属意于谢云岳，正室不敢望，甘愿作妾媵。

谢云岳酒醉心明，连声拒绝，直言已有了六房妻室，不能再误己误人，只好辜负姑娘厚爱。

这番话说得斩钉截铁，言者有心，听者也有意。

张天保不好说什么，但片刻之后，忽传出卟隆倒地之声音。

两人蓦然一惊，张天保忙道：“不好，只怕小霞已寻短见。”连忙起身踉跄趋入，谢云岳亦如风地抢入。

只见闺房内姑娘仰卧在地上，玉颜惨白，双眸紧闭，嘴角流着白沫，梁间悬着一圈断索，来回飘荡着。

张天保抢天呼地的嚎哭，老泪纵横。

谢云岳长叹一声，只道今生再不为情牵，那知又被缠住。

不得已弯腰伸手与姑娘推宫活穴。

经过一阵推拿按捏，张小霞缓过气来，悠悠醒转，耳听得张天保哽咽呼喊之声，睁开双眸，首先映入她的眼帘的，是一身俊的身影，剑眉朗目的面庞。

这身影，面庞，没有一刻使她忘怀过，她梦想到有日偎依在心上人怀中，矢志勿离，然而，她这个梦却支离破碎了！怎不使她心碎肠断，遽萌轻生之念。

她不恨谢云岳薄情，只怨自己命薄，忍不住紧闭双眸，满怀热泪在睫帘中溢出。

其实，谢云岳此时心情甚是沉重，情怀难遣，他来年深明少女心理，爱极生妒，妒极生恨，曾经沧海，时时生心猛忆，不再想涉入情孽。

可是，半点不由人，他深悔不该随张天保前来，事到如今，追悔亦属徒然，长叹一声，对张天保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老丈可带姑娘前去南昌府振泰镖局等候在下，一俟在下这身恩怨事了，即需返寻求解决之道。”

小霞听见，知事有望，不禁心弦激跳，张天保喜笑颜开，扶起小霞。

谢云岳匆匆修好一函，交张天保面呈夏候老镖头，告辞而出。

星月满天，寒风习习，谢云岳怀着怅触万端的心情，向均州城外疾闪掠去。

话说江瑶红、罗湘梅在野鸭冰滩见谢云岳振袂冲霄而起，投入沉沉夜色中，忙跟着腾起追蹑。

谢云岳身法何等之疾，两女追了一阵，连个影子都未追到。

寒风啸掠原野，奇寒彻骨，两女不禁沮丧踌躇，半晌，江瑶红低呼道：“有了，他一定是落在沧州赵家，我们去找他。”两女转面向沧州方向扑去。

黎明薄曙，两女到得沧州赵府，问讯之下，才知谢云岳并未返转，两女不由大失所望，面面相觑。

老仆严福心知两女为姑老爷爱侣，坚请留下等候，两女正待拒绝时，忽听厅外有人纵声豪笑。

两女蓦然一惊，别面而视，只见厅外立着索命八掌桑禄，袍衫襟角在寒风中飘荡起舞，瑟瑟出声。

江瑶红双眸陡露惊喜光芒，出声问道：“桑道长，你可知道谢少侠去处吗？”

索命八掌桑禄大笑迈步走入，点头说道：“贫道知道一点，两位姑娘别心急，一夜劳累，贫道腹中饥鸣如雷，且果腹后，陪两位姑娘前去，贫道还要向谢小侠有所求咧！”

两女无可奈何，只得留下。

严福趋入厨下命送上一桌宴席，酒席宴前，索命八掌桑禄鲸饮了一樽酒，微叹了一声道：“如今道消魔生，群邪兴起，据贫道意测，武林内正酝酿着一种血腥浩劫，不出十年，可以亲眼目睹，此一形势的形成，多半是武林中各自标榜嫉视，积不相容所致。”说着忽长笑了一声，又道：“贫道为何唠叨出此扫兴之言，该死，该死。”

两女响起两串银铃笑声，只觉桑禄言谈诙谐之极。

桑禄又轻笑一声道：“昨晚如非谢少侠引去半半叟，

只怕我等半数全折在野鸭冰滩上。”

江瑶红问道：“究竟半半叟被他引往何处去了？”

桑禄道：“贫道暗中相蹊在后，半半叟被谢少侠一团泥污冰渣，打成满面生花，以他这般武功绝高身手，竟然趋避不及，不禁怒发如雷，反身飞逐谢少侠。谢少侠武功高得出奇，只迂迴掠越，讥讽挑逗，趁着半半叟血浮气虚之际，拼斗了一掌。那一掌，谢少侠施展七禽身法，居高凌下，挟雷霆万钧之势，竟将那么厚坚冰，洞穿一孔，半半叟掌力尚未达半途，只觉脚下一沉，几乎灭顶。跟着，半半叟五大弟子相继扑向谢少侠，不知谢少侠用何手法，眨眼之间，鬼叫神嚎腾起，五魔悉被制住。目睹谢少侠渊博如海的崇奥武功，贫道今生不敢妄言论武了……”说此肃然叹息，面上泛出了一种惘惘若有所失之感。

江瑶红急问道：“后来怎样嘛？”

桑禄忽地哈哈一声大笑，两目中陡露奇光，道：“后来半半叟从冰水中一跃而出，神情激动，怒责谢少侠不该使此鬼域伎俩。”

少侠笑讥半半叟武功不济，尚敢诬指他人使鬼域伎俩。半半叟大怒展出星宿魔掌，怎料少侠欺风闪电出手，未及三招，就将半半叟甩得飘出五丈开外。半半叟虽然略无损伤，却显然已落了败着，被少侠用言扣住；讥诮他“星宿魔功”尚未炼达炉火纯青地步，许以三年，亲往阴山候教。半半叟气高狂傲，当即应诺相率五大弟子狼狈离去。

罗湘梅忽面显疑容道：“半半叟既然离去，那么打中八步赶蝉皇甫嵩，那蓝磷魔箭是何人所发？”

桑禄含笑道：“是贫道所为，那支蓝磷魔箭系前在此间半叟大弟子亦发巨灵打中贫道之物，贫道留下珍藏身旁，不想救了樊少川一命。”

江瑶红娇笑道：“桑道长倒是宽宏大度，樊少川出言讥刺道长，道长反以恩报怨，此种义风侠范，江湖中尚不多见！”

索命八掌桑禄被说得面上一红，笑道：“樊少川虽然性傲狂妄，尚不失为正派人物，贫道怎好见死不救。”

一言方落，厅外突穿进一条人影，飞快绝伦。

桑禄及两女同时一怔，抬目一瞧，只见是白眉叟樊少川屹立厅中，面露愧赧之色，一袭长衫，支离破碎如垂柳，显然经过一场激斗所致。

樊少川含愧说道：“桑观主，请恕樊某狂妄成性，如非偶听观主之言，樊某还蒙在鼓里！”

桑禄离坐而起，趋前握手大笑道：“些许之事，何足挂齿，樊老师怎知贫道在此？”

白眉叟神情激动道：“当年与独臂风云丐一语成仇，被独臂风云丐三支蛇尾钉打中胯骨，为此樊某三月未离床榻，事后经丐门长老竹杖叟洪潢亲执独臂风云丐登门谢罪。怎料独臂风云丐认作半生奇耻大辱，野鸭汊上独臂风云丐隐在芦苇丛中，事完樊某正欲离去之际，独臂风云丐忽然现身，勒令樊某跪地谢罪，消除前辱。樊某偌大年岁，怎肯听他，一场激战樊某不敌，逃奔至此，樊某当年与赵大侠相交甚笃，厚颜来此请他相助，解除此厄……”

言未了，蓦地由外厅传来一声慑人心魄的冷笑。

冷笑声中，只见人影一闪，厅中又多出了一人，身量瘦

削，一头乱发，五官尚称端正，只是面色泛青，冷冰冰异常阴森，双目逼射令人寒颤的冷芒。

一袭百绽千孔的长衫满是油脂污秽，左袖虚荡荡的摇晃不定，不言而喻那是丐门怪杰独臂风云丐。

白眉观樊少川两道白眉猛望上剔，冷笑道：“独臂丐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敢胆闯入沧州大侠府上，只怕你要落得个身败名裂，至死方休。”

独臂风云丐冷冷说道：“化子平生独来独住，毫不知忌讳，沧州大侠是谁？怎不出来相见。”

此刻，厅后已走出了严福及数名武师，一武师闻言大怒，扬刃扑身而上，一抹寒光迎腰卷削而至。

独臂风云丐冷笑一声，像鬼魅般一挪，单袖漂起，那五只铁爪疾如电火地向刃芒抓去。

只听咔嚓一声，独臂风云丐手中多出一截短刃，只是独臂风云丐身形毫不停留，五指一松，断刃咣啷朗坠地，化指掌，飞快无伦地望那名武师“精足穴”按去。

那名武师骇然色变，倒跃而退，岂料独臂风云丐意如影随形而至，眼看就要丧生掌下。

此际白眉叟与索命八掌双双急出一掌，猛袭独臂云丐，狂风怪啸，急飏卷飞。

独臂风云丐无论怎么狂傲，自保要紧，急撤出两步，翻掌飞迎。

蓬地一声撼震，三人均退出两步。

独臂风云丐发出一声狂傲冷笑，两目暴射稜芒。

索命八掌桑禄亦报之一声狂笑道：“独臂丐，你就不怕

触犯丐门帮规吗？”

独臂风云丐冷傲说道：“化子前次不该妄用蛇尾针，如今仅凭真实功力，还惧什么？”

桑禄尚待开口，两声娇叱扬出，江瑶红罗湘梅各捧着一支长剑，展出飞燕出林身法，流矢般射在独臂风云身前，江瑶红道：“桑真人不必多说，姑娘要伸量这化子有多大道行，在沧州大侠府上耀武扬威？”

独臂风云丐突然发出桀桀怪笑道威望燕云，声震武林之沧州大侠赵康九，在本化子眼中本是视同无物，姑娘你把赵康九捧得太高了。”说时在怀中取出一支竹箭，又冷冷说道：

“姑娘，你只要在化子这只竹箭下走出二十招以外，化子立时掉头就走，与樊少川前怨就此一笔勾消。”

江瑶红被激怪得玉颜绯红，长剑平平飘起，画起一道银弧，一招“狂风刮絮”，见银弧流转，剑生轻啸破空之音，挟着一片寒风，疾卷而至。

独臂风云丐嘿嘿地冷笑道：“原来是峨嵋门下，毫末之技，也敢在虎口拔毛。”休看这化子出言狂傲，身上确有谋奇实学，语音声中，身形霍地往左斜仰，手中竹箭往右挥出，振腕斜封，巧快无比，剑箭相撞生出竹铁之声。

江瑶红只觉这化子内力奇猛，长剑立时震荡往后飞出，大由大惊失色，仗着剑法玄妙，顺着剑箭之势身形疾转，长剑已变为“柳枝宽燕”，震起千百点银星，移向独臂风云丐周身重穴。

独臂风云丐轻声中，箭招迭变，弹指间，已攻出三招，这三招均是奇诡不凡，只见箭影流浪，宛如天女织梭，层出

不穷。

玄衣龙女江瑶红被独臂风云三招奇攻，迫成守势，将一套曼因师太的成名剑招飞燕剑法悉数施展开来，只见银星万点，乍分即合。

错非是这套飞燕剑法，姑娘定伤在独臂风云丐之手。

索命八掌桑禄眼力极强，看出江瑶红武功虽属上乘，但委实不能在此丐门怪杰手中讨了好去。

转眼十八招过去，突闻独臂风云丐大喝一声，一招“长虹贯日”，手中竹箫已穿破姑娘剑浪，手腕一振，将剑浪迫开，又是长笑声出，竹箫已化成“毒蟒寻穴”，疾如星芒般戳向姑娘“乳中穴”而去。

桑禄大喝道：“独臂丐你不怕死么？喝声犹若惊天霹雳。

独臂风云丐闻言一怔，立即飞快撤招闪出圈外，怪视桑禄大喝道：“你说这话是何意？”

桑禄冷冷说道：“贫道就不信你不怕罹受自断七根主筋之刑，你真不知赵大侠及两位姑娘与你丐门中有何种渊源么？”

独臂风云丐不由胸头狂震，茫然不解地望了江瑶红一眼。

江瑶红被独臂风云丐箫招迫开剑浪，不由气血迸涌，趁着独臂丐撤招立即飘后调息了一阵，闻听桑禄话中用意，不禁玉靥羞红。

罗湘梅亦是一般情状。

独臂风云丐见两女神色，心中孤疑奋涌，暗道：“自断七筋之刑，是触犯以下犯上之门规，才得罹受此刑。赵康九与两女纵然与丐门甚有渊源，但化子除了本门长老及掌门人

之外，就无人比化子辈份为高，何能罹受酷刑此。”他被囚居三年，外界事物毫无所闻，三年期限一满，他就找上高阳派总坛，一心一意打听白眉叟下落。与外界毫无接触，他怎知这段渊源。

当下独臂风云丐目视桑禄冷笑道：“牛鼻子，你说话须说个清楚明白，如敢戏弄化子，到时，你也难逃掌下之厄。”

桑禄面色镇静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你可知赵大侠是你丐门四长老的泰山岳父，两位姑娘亦是四长老的未婚妻室么？”

一言方出，两女羞红过耳，急垂螭首。

桑禄闪身后退，高喝道：“且慢！贫道问你这三年被禁囚室，帮中一应大小事情，你都知晓？”

独臂风云丐瞪目不能出声。

跟着桑禄又是一声冷笑道：“丐门四长老已然亡古，这脱下的一面“紫铜神龙狮虎令”，经丐门三位长老交付一人执掌，那人是不是算得丐门四长老？你且说说看？”

独臂风云丐只觉脑中一阵天旋地转，眼内金星直冒，暗说：“不妙，这牛鼻子的话显然是实，以下犯上的罪名叫化子已是背定了，这却怎么是好？”脑中忽转一念头：“此时不好认错，免得将后不能推脱。”眼珠一转，猛然发出一声狂笑道：“化子岂是你能蒙得住的，任你说得天花乱坠，本门帮规只认令符不认人，话要说转来，化子找的不是你们，找的是樊老鬼。”说时两臂骨节一阵比剥乱响，话音一落，忽地腾身而起，蓦地一掉首，化作“苍鹰攫兔”，五指暴伸如钩，流星飞矢般向白眉叟樊少川扑去。

指风锐利，破空生啸，威力无伦。

独臂风云丐这一猝然伸手，全力施为，任谁均难避了开去。

白眉叟樊少川见独臂风云丐凌空扑击，来势如雷，心知无可畏缩，满嘴钢牙一咬两掌猛推，一式“大嵩阳九手”中绝招“托梁换柱”打出。

掌力尚未发出，忽见独臂风云丐闷哼了一声，一条身子如断线风筝般直摔了出去，叭的一声，跌在厅外半融雪地上，久久不起。

厅中诸人见状均为之一怔，这突如其来的变化，有点茫然。

微风飒然，厅中人影一闪，只见一老叟，穿帘而入，胸前长须飘拂，行云流水般步向独臂风云丐身前。

原来独臂风云丐凌空下击时，只觉一股无形潜力向自己胸前逼来，这股反震潜力奇猛，胸臂等处如中万斤重锤，真气一散，登时身不由主地往外摔了出去，坠在雪融了的泞泥地上。

但感遍身虚软乏力，喉头发甜，一口伤血几乎喷出口去，他强行抑压住不使喷出，闭眼调息，把被震散的气血后归原行经络。

片刻，他只觉气力已复睁眼一瞧，面前赫然显露一人影，仿佛甚熟。

循着这双眼望去瞧去，不由骇然色变，面容惨白，挺身长跪在那老叟身前，道：“弟子，锡寿参见苍长老，弟子如有不法之处，叩请以帮规治罪。”

那老叟正是九指神丐苍玺，苍玺面色深沉，拂须冷笑了声道：“不敢，你现在是风云人物，老朽焉可妄言你身犯何

罪！”

独臂风云丐脸容更形惨白了，额角的汗涔涔而出，~~但使~~不则一声。

厅人诸人已知那老叟是何人了，苍玺来过赵府，严福一眼便瞧出，立时趋步来在苍玺身前，施礼说道：“苍长老久未得见，你老人家可好？家主人渴欲一见，想念不已。”

苍玺点头微笑道：“你家主人途中频传侠踪，老朽几番寻觅，屡屡扑空，是否你主人已返？”

严福垂手答道：“尚未返转。”

苍玺点点头，又别面怪视独臂风云丐，欲待斥责。

这时，索命八掌桑禄如风趋前，抱拳微笑：“苍长老，贫道阳山金真观桑禄，久仰清范，只恨无缘瞻仰，今日得见，果然泰山北斗。”

九指神丐苍玺微笑道：“桑观主，你太谦虚了，叫老朽如何承受。”

桑禄望了独臂风云丐一眼，笑道：“这位苗老师与贫道等了无仇隙，只因双方都是倔强成性，互生口角，极不相容，贫道等也有不是，望苍长老斥责为幸。”

独臂风云丐听在耳中，甚是感动。

苍玺不为已甚，落得望风收帆，向独臂风云丐沉喝道：“起来，还不谢过桑观主。”

独臂风云丐立起，脸上真情激动，桑禄还怕他脸上下不去，拉着白眉叟走了过去申致歉意。

大厅盛宴摆下，炊金馔玉，觥筹交错。